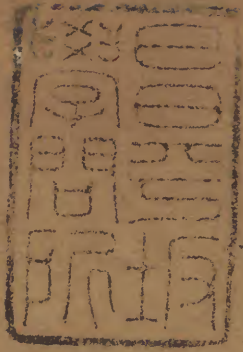


通鑑紀事本末 四十九



兩稅之弊
農廷齡
吐蕃叛盟

漢書門	二二〇一	類
函架	三九	冊架
六四	六四	冊架

內閣文庫	漢書
二二〇一	六四
函架	六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01
冊數	64	(49)
函號	285		46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十九

宋 建安表 樞編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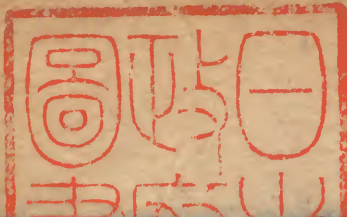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兩稅之弊

淺草文庫

唐初定均田
租庸調法
高祖李淵

唐高祖武德七年。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病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庸。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



通鑑紀事

卷一百八十九

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已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五中下各三等凡九等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在城邑者為坊。田野者為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玄宗開元九年詔括天下逃移戶。具議定賦役事見姦臣聚斂。肅宗寶應元年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為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澤為群盜。州縣不能制。

元載重徵江淮租調
淮一經劉展亂又迫元載妻

元官吏務剝削淮之人多白著

代宗大曆十四年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南司會校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監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

出私藏

楊炎請財賦
皆歸左藏
從之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八十九
多少。按其羸縮。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半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出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好者。三五千匹。進入大盈。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稅法及物等
月秋物等五十
賦法

德宗建中元年春正月。始用楊炎議。命黜陟使與觀察使。刺史約百姓丁產。定等級。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徵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為官為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吏因緣蠶食。民旬

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為浮戶其土著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用其言因敕令行之

貞元三年時閩東防秋兵犬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多違法聚斂繼以朱泚之

率者拘權而數徵罰者吏民有罰使納錢穀以罪可也數徵也皆州縣以充軍點募強壯以日

上從李泌言以元友直為河南江淮南甸勸兩稅錢

亂爭權率徵罰以為軍資點募自防泚既平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遣使以詔旨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於法應留使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以示寬大敢有隱沒者重設告賞之科而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茲事臣固熟思之寬則獲多而速急則獲少而遲蓋以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急則競為蔽匿非推鞠不能得其實財不足濟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姦吏矣上曰善以度支員外郎元友直為河南

帛估

江淮南句勘兩稅錢帛使

李泌以錢帛輸大盈庫

四年春正月庚戌朔赦天下詔兩稅等第自今三年一定二月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李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臣光曰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已必豫焉或乃更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曰貧不學儉夫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啟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詔免稅外輸

茶之稅始于趙張滂請稅茶歲收錢四十

秋九月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為定制歲於稅外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詔今年已入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之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九年春正月癸卯初稅茶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奏去

萬緡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九

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
稅茶之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
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

陸贄奏均節財賦凡六條

兩稅

十年夏五月陸贄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
兩稅之弊其略曰舊制賦役之法曰租調庸丁男一
人受田百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每戶各隨土宜出
絹若綾若緹共二丈綿三兩不蠶之士輸布二丈五
尺麻三斤謂之調每丁歲役則收其庸曰準絹三尺
謂之庸天下為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

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亂華兆廢雲擾版圖
墮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
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所
操不得其要凡欲拯其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
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所為必當其悔乃亡兵興
以來供億無度此乃時弊非法弊也而遽更租調庸
法分遣使者搜摭郡邑按驗簿書每州取大曆中一
年科率最多者以為兩稅定額夫財之所生必因人
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為本不以務穡增其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九

七

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
 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
 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矣兩
 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曾不籍資產
 之中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其積於
 場圃困倉直雖輕而眾以為富流通蕃息之貨數雖
 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
 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筭緝宜其失平長
 偽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

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姦驅之避役力
 用不得不弛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
 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
 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
 大曆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
 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布
 帛為額不計錢數其略曰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
 任土之宜賦所入者唯布麻繒纊與百穀而已先王
 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

布帛

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繡布。曷常有禁入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勸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

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又曰。夫地力之生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爲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旣衰。則乃反是。量出爲入。不恤所無。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其略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詐。以傾奪鄰。

賦役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八十九
境為智能。以招萃逋逃為理化。捨彼適此者。既為新收。而有復。倏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平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惰游賦役。則何其驅之轉徙。效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又曰立法濟人。久無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偽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請申命有司。詳定考績。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為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每戶十分減

此不增戶為課最
可以戶額增之稅
能減地著戶之
稅額而課最也

稅限

三者為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按殿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限。迫促其略曰。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值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又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略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率土臣庶。

稅茶

通鑑紀事

卷一百八十九

私斂

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昨也。近者有司
春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戶部。用救百
姓凶飢。今以蓄糧。適副前旨。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
重於公稅。其略曰。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
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
降及中等。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
之所爲。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又曰。望凡所占田。約
爲修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慎在深刻。裕
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
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
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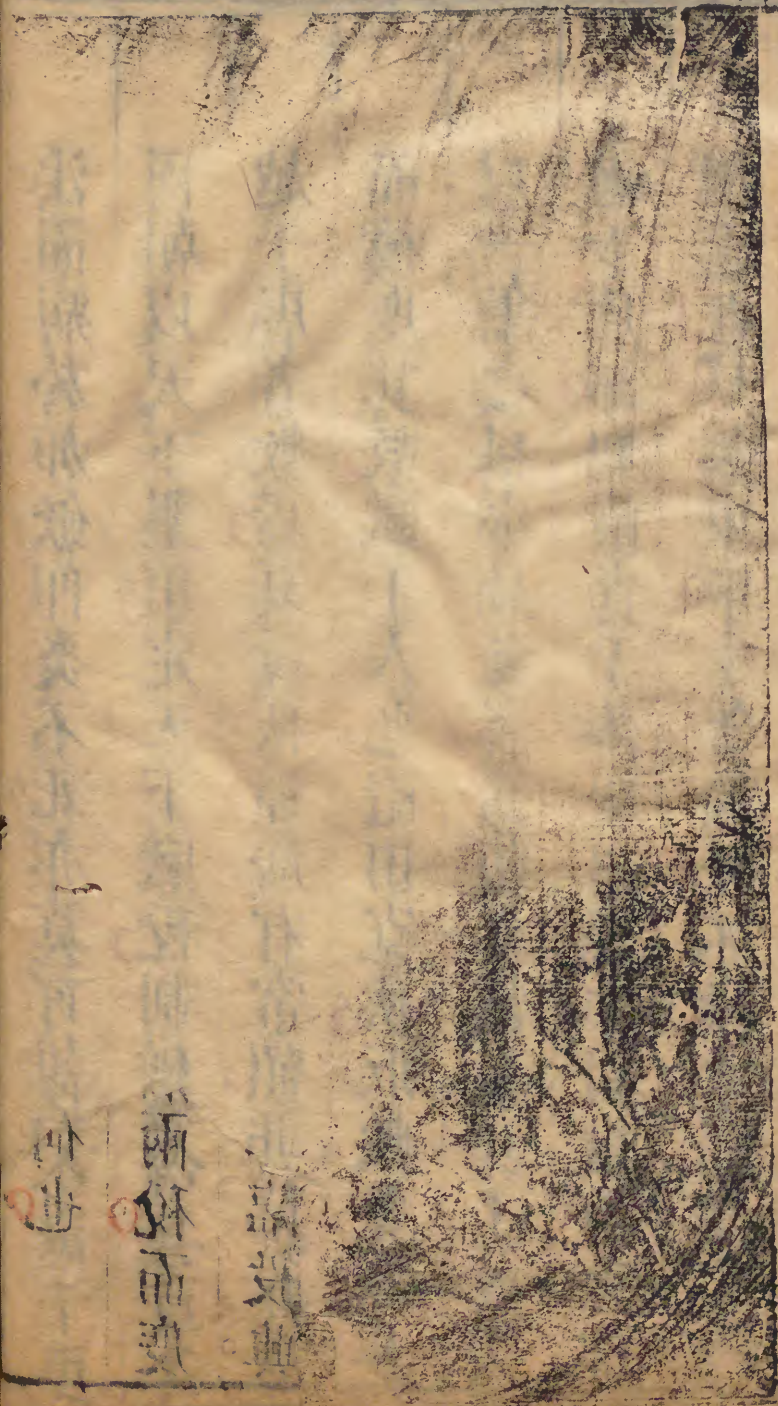
張溥曰。三代井田之法。壞於商鞅。以其隨田之
在民者稅之。而不問多寡也。唐租庸調之法。壞
於楊炎。以其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視中下
也。然定稅以丁者難考。定稅以畝者易覈。兩稅
之法。自炎創之。遂通行至今矣。唐武德初。用前
代戶調法。制每丁租二石。絹二丈。綿三兩。外禁
毋得調斂。此租庸調之所繇始也。既定均田賦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九
稅法。民有田則有租。租言以公田假人耕收而稅其租入也。有家則有調。調言據丁土所樹藝而調取之也。有身則有庸。庸言人出絹而當役庸直也。當是時也。財歸左藏。兵蓄府衛。官有定員。貢無加配。可不謂國家富庶。黎民蒙業哉。及玄宗倦勤。用度奢侈。楊慎矜。宇文融。王鉷等。爭以聚斂結主。始有額外進錢。兩京淪陷。肅宗卽位。籍江淮富商。稅鹽麻銅冶。鬻官勳爵。邑告身。度道士僧尼費。猶不給。大曆以來。地頭青苗諸錢益紛紛矣。夫承平日久。則生齒盛而將窳。於是。有宇文融之括田。版籍燬亡。則科徭征繁而名目衆。于是。有楊炎之兩稅。融守高祖太宗之法。而務盡者也。炎變高祖太宗之法。而務簡者也。盡則民怨。簡則法行。是故惡融者。目之爲逼脅州縣。妄增逃羨。于炎則姑安焉。然初定兩稅時。諸郡邑。獨取大曆十四年科率最多之數爲準。他備急供軍折估宣索諸名色。一之于兩稅。于爲賦已重。尋以軍興。貫加征二百。敕事畢停。

止已竟不罷。初計緡錢爲筭。納稅配綾絹計錢爲估。絹一疋直錢三千二百。後物價益下。絹匹直錢千六百。輸一者過二。及度支以稅物頒諸司。又給本價爲虛估。而謬以濫惡見劾。督州縣剝徵。故賦名不增於舊。而民困。又初敕兩稅外加歛者。以枉法論。而朝廷宣索。若諸州上供畢。復賦諸民。獨陽避微文。科役則廣其課。而狹償其庸。命曰召顧。科配則精其入。而麤給其直。名曰和市。比大曆之數。復倍。兩稅之病。不病于更法。而病於加歛。卽炎不死。亦莫可誰何也。

國朝以天下墾田。定天下賦稅。制猶兩稅。而度越于唐者數焉。夏稅秋糧。歲有常額。非臨役興。而後度其數。賦于人也。隨田寬狹。取數多寡。非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爲額也。額數具于黃籍。總于戶部。期限責于藩服州縣。非別設兩稅使。總之也。戶編里甲。十年輪差。不役之緡。無有也。法制善矣。而民重有憂。其惟在稅外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十九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九十九

宋 建安表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裴延齡姦蠹

唐德宗貞元八年秋七月甲寅朔戶部尚書判度支班宏薨陸贄請以前湖南觀察使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司農少卿裴延齡贄上言以為今之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交駭物聽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

上用裴延齡
度支陸贄
不從

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上不從已未以延齡判度支事

九年秋七月癸卯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

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贖季庫

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

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錢給贖旋盡呈樣染練

皆左藏正物延齡徒置別庫虛曠名數以惑上上信

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

書而已京城西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長安

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廐馬上使有司閱視無之

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為延齡取常賦支

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為已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

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

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

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群請眾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

庶皆為朋黨邪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上不從

十年秋九月裴延齡奏稱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且

月為季凡三月
各入物于庫
季庫

延齡置別庫
惑上

權德輿言延
齡虛偽宜核
此又不從

延齡奏同
州一谷有八
尺木

以稅貨使在蓋
中已及腐爛
已往宗不加
節後何所忘

物宜推驗
上又不許
上雖知延齡
誕妄而喜其
好詆毀人

群臣中惟張
滂李充李銛
證延齡之妄

勿補收其俸以實府庫上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
不可得延齡曰臣近見同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
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
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
何從得之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
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
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
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
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
上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皆眾所
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
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群臣畏延
齡有寵莫敢言惟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
農卿李銛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
之曰陳其不可用冬十一月壬申贄上書極陳延齡
奸詐數其罪惡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
為嘉謀以格克斂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讒為盡節總
典籍之所惡以為智術昌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可

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邠也跡其姦靈日長月滋
 陰秘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又曰陛下若意
 其負謗則誠宜亟為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
 曲加容掩又曰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
 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
 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矯詭之態西園之辭
 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為又難以備
 陳也又曰昔趙主指鹿為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
 同豈若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又曰延齡附要流

贊極陳延齡

奸詐

上益厚待延

齡

布寰區上白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誼誼談議億
 萬為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情
 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默也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
 厚十二月申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贄以上知待之
 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
 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宅無所恤裴延齡日短贄於
 上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
 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
 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

趙憬諭情於延齡

延齡諧貶贊
先滂銘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九十一

十一

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壬戌，贊罷為太子賓客。十一年春二月，陸贄既罷相，裴延齡因譖京兆尹李充、衛尉卿張滂、前司農卿李銛黨於贄，會旱，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望言於眾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多欠，諸軍勿糧，軍中人馬無所食，其事奈何以動搖眾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神策軍士訴云：「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為信，遽還宮。」夏四月壬戌，貶贄為忠州別駕，充為涪州長史，滂為汀州長史，銛為邵州長史。初，陽城自處上微，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前進士河南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有欲造城而問者，城揣知其意，輒彊與酒，客或時先醉，仆席上。城或時先醉，卧客懷中，不能聽客語。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姦臣，殺無罪人，即帥拾遺王仲舒歸，登右。」

公諱愈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九十一

五

陽城帥王仲舒歸登熊執易崔邠等論延齡奸佞贊等無罪張萬福賀朝廷有直臣

此立朝方是

不長有辟強

中外賀延齡死而獨悼

文獻通考

卷二百九

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贊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爲之營救上意乃解令宰相論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登崇敬之子也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有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疏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繁故人子使之繕寫繁徑以

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爲妄不之省

十二年春三月以戶部侍郎裴延齡爲戶部尚書使職如故秋九月丙午戶部尚書判度支裴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張溥曰依古以來言利之臣虛妄無能莫裴延齡若也獨德宗心好之謂其好詆毀人冀親厚之得聞臣下過失史言帝摘發耳目中朝士過從宰相者金吾士必密啟飛白惟帝以爲厚一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百九

延齡愈於百金吾士也。然左藏正物移置別庫，詭號羨餘，申奏見物，謬云已棄，欲歸雜庫。長安咸陽何所得陂澤數百頃，同州一谷，文安有八十尺木數千株，此皆欺君之顯者。帝不一問，何哉。玄宗末政嗜利，宇文融、王鉷、韋堅、楊慎矜之徒競起，後盡貶死。劉晏領度支，有勞能。帝遣中使縊於忠州。時謂人臣好言利者，往往不得其死。延齡凶妄倍諸臣，享年六十九，死牖下，幸矣。帝廼哀之深，如秦人之賦黃鳥。凡人情性必喜所似。德宗陰猜矜察，及臨事無一能也。於延齡性近矣。宜其生相得，死相思也。陽城爲諫官，飲酒不言。一日聞天子任裴延齡，逐陸贄、李充、張滂、李錡，卽帥拾遺王仲舒等伏延英門上書，張萬福遍拜之。賀朝廷有直臣，當日忼慨。何異漢成帝時，朱雲上殿請劍，誅張禹哉。趙憬贄所引也。李繁，泌子也。反眈眈爲延齡用，憬生愧友繁，死愧父爲小人者，亦繁有徒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九十一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吐蕃叛盟

唐代宗大曆十四年秋八月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代宗悉留其使者前後八輩有至老死不得歸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上欲以德懷之乙巳以隨州司馬韋倫為太常少卿使于吐蕃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

吐蕃俘五百人

吐蕃使歸請
聖德贊普即
遣使入貢

楊炎下載書
之體

吐蕃請改敕
書上從之

德宗建中元年吐蕃始聞韋倫歸其俘不之信及俘
入境各還部落稱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英威聖德
洽於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倫贊普即發使隨倫入
貢且致賻贈癸卯至京師上禮接之既而蜀將上言
吐蕃豺狼所獲俘不可歸上曰戎狄犯塞則擊之服
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悉
命歸之五月戊辰以韋倫為太常卿乙酉復遣倫
使吐蕃倫請上自為載書與吐蕃盟楊炎以為非敵
請與郭子儀輩為載書以聞令上畫可而已從之
吐蕃見韋倫再至益喜十二月辛卯朔倫還吐蕃遣
其相論欽明思等入貢

二年春三月遣殿中少監崔漢衡使于吐蕃崔漢
衡至吐蕃贊普以敕書稱貢獻及賜全以臣禮見處
又雲州之西當以賀蘭山為境邀漢衡更請之丁未
漢衡遣判官與吐蕃使者入奏上為之改敕書境土
皆如其請

三年夏四月庚申吐蕃歸曩所俘掠兵民八百人
秋九月癸卯殿中少監崔漢衡自吐蕃歸贊普遣其

通鑑綱目 卷一百九十一
臣區頰贊隨漢衡入見。冬十月，遣都官員外郎樊澤使于吐蕃，告以結盟之期。

四年春正月丁亥，隴右節度使張鎰與吐蕃尚結贊盟于清水。二月戊申朔，命鴻臚卿崔漢衡送區頰贊還吐蕃。夏四月上，命宰相尚書與吐蕃區頰贊盟於豐邑里。區頰贊以清水之盟，疆場未定，不果盟。己未，命崔漢衡入吐蕃，決於贊普。六月庚午，答藩判官監察御史于頔與吐蕃使者論刺沒藏至自青海，言疆場已定，請遣區頰贊歸國。秋七月甲申，以

盧杞惡李揆
揆入吐蕃

禮部尚書李揆爲入蕃會盟使。壬辰，詔諸將相與區頰贊盟於城西。李揆有才望，盧杞惡之，故使之人吐蕃。揆言於上曰：「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詔。命上爲之惻然，謂杞曰：『揆無乃太老，對曰：『使遠夷，非諳練朝廷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不敢辭遠使矣。」

興元元年春正月，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庚子，遣祕書監崔漢衡使吐蕃，發其兵。夏四月，吐蕃遣其將論莽羅依將兵二萬，從曹子達擊破韓旻。

於武川亭。五月吐蕃既破韓旻，大掠而去。上甚憂

之以問陸贄。贄具言吐蕃形勢事。兩事並見藩鎮連兵初上

發吐蕃以討朱泚，許成功以伊西北庭之地與之。及

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召兩鎮節度使郭昕、李元忠

還朝，以其地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

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

併兵東侵。奈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

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誠可哀憐。一旦棄之，

以與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國。它日從吐蕃入寇，如

報私讐矣。况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武

功受賂而去，何功之有。眾議亦以為然。上遂不與。

真元二年秋八月丙戌，吐蕃尚結贊大舉寇涇隴，邠

寧掠人畜芟禾稼，西鄙騷然。州縣各城守，詔渾瑊將

萬人，駱元光將八千人屯咸陽以備之。吐蕃遊騎

及好畤。乙巳，京城戒嚴，復遣左金吾將軍張獻甫屯

咸陽。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以避吐蕃，齊映見上言

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裝具糗糧，人情恟懼。夫大福

不再，陛下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伏地流涕，上亦

李泌論安西北庭之地不可與吐蕃

齊映泣止帝再出幸

王似用李晟
言敗走尚結
贊

爲之動容。李晟遣其將王似將驍勇三千伏於沂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首雖敗，彼全軍而至，汝弗能當也。不若俟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似用其言。尚結贊敗走，軍士不識尚結贊，僅而獲免。尚結贊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以計去之，入鳳翔境內，無所俘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乃引退。冬十月癸亥，李晟遣蕃落使野詩長輔與王似將步騎五千襲吐蕃，摧沙堡。壬申，遇吐蕃衆二萬，與戰破之。乘勝逐北，至堡下，攻拔之。斬其將扈屈律悉蒙，焚其蓄積而還。尚結贊引兵自寧慶北去。癸酉，軍于合水之北。邠寧節度使韓遊瓌遣其將史履程夜襲其營，殺數百人。吐蕃追之，遊瓌陳于平川，潛使人鼓於西山，虜驚，棄所掠而去。十一月辛丑，吐蕃寇鹽州，謂刺史杜彥光曰：我欲得城，聽爾率人去。彥光悉衆犇鄜州，吐蕃入據之。十二月吐蕃又寇夏州，亦令刺史托跋乾暉帥衆去，遂據其城。又寇銀州，州素無城，吏民皆潰。吐蕃亦棄之。又

吐蕃九劫掠
乾暉皆棄城
遁

陷麟州。韓遊瓌奏請發兵攻鹽州。吐蕃救之。則使河東襲其背。丙寅詔駱元光及陳許兵馬使韓全義將步騎萬二千人。會邠寧軍趣鹽州。又命馬燧以河東軍擊吐蕃。燧至石州。河曲六胡州皆降。遷於雲朔之間。工部侍郎張彧。李晟之壻也。晟在鳳翔。以女嫁幕客崔樞。禮重樞過於彧。彧怒。遂附於張延賞。給事中鄭雲達嘗為晟行軍司馬。失晟意。亦附延賞。上亦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削髮為僧。上慰諭不許。辛未入朝。見上自陳足疾。懇辭方鎮。上不許。韓滉素與晟善。上命滉與劉玄佐諭旨於晟。使與延賞釋怨。晟奉詔。滉等引延賞詣晟第。謝結為兄弟。因宴飲盡歡。又宴於滉。玄佐之第亦如之。滉因使晟表薦延賞為相。

張彧鄭雲達背李晟附張延賞
德宗忌李晟功名

三年春正月壬寅。以左僕射張延賞同平章事。李晟為其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胷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二月壬戌。以檢

上命韓滉與玄佐解晟與延賞之憾



馬燧欲與吐蕃
李晟韓遊瓌
戰乃止會混
燧與張延
負反晟謀復
請和親

投左庶子崔瀚充入吐蕃使。三月丁酉以左庶子
李銛充入吐蕃使。初吐蕃尚結贊得鹽夏州各留兵
千餘人戍之。退屯鳴沙。自冬入春羊馬多死糧運不
繼。又聞李晟克摧沙。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之。大懼。
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
燧。且請修清水之盟。而歸侵地。使者相繼於路。燧信
其言。留屯石州。不復濟河。為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
無信。不如擊之。韓遊瓌曰。吐蕃弱則求盟。彊則入寇。
今深入塞內而求盟。此必詐也。韓混曰。今兩河無虞。

若城原鄯洮渭四州使李晟劉玄佐之徒將十萬眾
戍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其資糧之費。臣請主辦。
上由是不聽燧計。趣使進兵。燧請與吐蕃使論頰熱
俱入朝論之。會混薨。燧延賞皆與晟有隙。欲反其謀。
爭言和親便。上亦恨回紇。欲與吐蕃和。共擊之。得二
人言。正會已意。計遂定。延賞數言晟不宜久典兵。請
以鄭雲逵代之。上曰。當令自擇代者。乃謂晟曰。朕以
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不
可復之。鳳翔宜留朝廷。朝夕輔朕。自擇一人可代。鳳

魏徵

翔者晟薦都虞候邢君牙君牙樂壽人也丙午以君
牙爲鳳翔尹兼團練使丁未加晟太尉中書令勳封
如故餘悉罷之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
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爲非勳
德所宜晟斂容曰司馬失言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
失不言何以爲臣叔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
問極言無隱性沈密未嘗泄於人辛亥馬燧入朝燧
旣來諸軍皆閉壁不戰尚結贊遽自鳴沙引歸其衆
乏馬多徒行者崔澣見尚結贊責以負約尚結贊曰

崔澣責尚結
贊負約尚結
贊僞請和乃
詔渾瑊爲清
水會盟使

吐蕃破朱泚未獲賞是以來而諸州各城守無由自
達鹽夏守者以城授我而遁非我取之也今明公來
欲踐修舊好固吐蕃之願也今吐蕃將相以下來者
一十一人渾侍中嘗與之共事知其忠信靈州節度
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皆信厚聞於異域請使
之主盟夏四月丙寅澣至長安辛未以澣爲鴻臚卿
復使入吐蕃語尚結贊曰希全守靈不可出境李觀
已改官今遣渾瑊盟於清水且令先歸鹽夏二州五
月甲申渾瑊自咸陽入朝以爲清水會盟使戊子以

兵部尚書崔漢衡為副使，司封員外郎鄭叔矩為判官，特進宋奉朝為都監。己丑，城將二萬餘人赴盟所。乙巳，尚結贊遣其屬論泣贊來言：「清水非吉地，請盟於原州之土梨樹。既盟而歸，鹽夏二州上皆許之。神策將馬有麟奏：『土梨樹多阻險，恐吐蕃設伏兵。不如平涼川坦夷。』時論泣贊已還，丁未，遣使追告之。初，韓滉薦劉玄佐可使將兵復河湟，上以問玄佐，玄佐亦贊成之。滉薨，玄佐奏言：『吐蕃方彊，未可與爭。』上遣中使勞問玄佐，玄佐臥而受命。張延賞知玄佐不可用，奏

延賞罷晟
武臣皆解體

以河湟事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辭，皆由延賞罷。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體不肯為用，故也。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為猜貳，以阻虜情。瑊奏：『吐蕃決以幸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

晟請備吐蕃
延賞復阻之
尚結贊果劫
吐蕃城逃出
賴路元光兵
長免

朝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爲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瑊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韓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栢泉，以分其勢。」尚結贊與瑊約，各以甲士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常服者四百人從至壇下。辛未，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皆許之。吐蕃伏

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殺宋奉朝等於幕中。瑊自幕後出，偶得它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餘里，銜方及馬口，故矢過其背而不傷。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死者數百人，擒者數千餘人。崔漢衡爲虜騎所擒，渾瑊至其營，則將卒皆遁去，營空矣。駱元光發伏兵成陳以待之，虜追騎愕眙，瑊入元光營，追騎顧見邠寧軍西馳，乃還。元光以輜重資瑊，與瑊收散卒，勒

柳渾料吐蕃皆盟

上欲出避吐蕃大臣諫止

通鑑紀事 卷一百九十一
兵整陳而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銜逆其表，以示渾。明旦，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欲出幸以避吐蕃，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為飛語者，云晟伏兵大安亭，謀因倉猝為變，晟遂伐其竹。癸酉，上遣中使王子恒齋詔遺尚結贊至吐蕃境，不納而還。渾瑊留屯奉天，甲戌，尚結贊至故原州，引見崔漢衡等曰：吾飾金械，欲械瑊以獻贊，普今失瑊，虛致公輩。又謂馬燧之姪弁曰：胡以馬為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度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所以求和，蒙侍中力，今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命弁與宦官俱文珍、渾瑊將馬寧俱歸。分囚崔漢衡等於河廓鄯州。上聞尚結贊之言，由是惡馬燧。六月丙戌，以馬燧為司徒兼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尚結贊惡

李泌請保全
李晟馬燧

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
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
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張延賞慙懼謝病不視
事吐蕃之戍鹽夏者饋運不繼人多病疫思歸尚
結贊遣三千騎逆之悉焚其廬舍毀其城驅其民而
去靈鹽節度使杜希全遣兵分守之壬寅李泌與
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泌謂上曰李晟馬燧有大功
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
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
鎮之臣無不憤惋而反仄恐中外之變不日復生也
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
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
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
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
知○所○謂○及○聽○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朕○謹○當○書
紳○二○大○臣○亦○當○其○保○之○晟○燧○皆○起○泣○謝○時○關○東○防
秋○兵○大○集○國○用○不○充○上○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
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

必進不減卒
不擾民糧食
足粟麥賤府
兵亦成之策

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爲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將奈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爲不用？對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爲絲，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卽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卽以所開田爲永

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所備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旣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

什五六 左僕射同平章事張延賞薨 秋八月吐

蕃尚結贊遣五騎送崔漢衡歸且上表求和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受其表而却其人

戊申吐蕃帥羌渾之衆寇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城

震恐九月丁卯遣神策將石季章戍武功決勝軍使

唐良臣戍百里城丁巳吐蕃大掠汧陽吳山華亭老

弱者殺之或斷手鑿目棄之而去驅丁壯萬餘口悉

送安化峽西將分隸羌渾乃告之曰聽爾東向哭辭

鄉國衆大哭赴崖谷死傷者千餘人未幾吐蕃之衆

吐蕃大掠汧陽吳山華亭

韓清河蘇太
平擊却吐蕃

復至圍隴州，刺史韓清河與神策副將蘇太平夜出兵擊却之。吐蕃寇華亭及連雲堡，皆陷之。甲戌吐蕃驅二城之民數千人及邠涇人畜萬計而去。寘之彈箏峽西，涇州恃連雲爲斥候，連雲旣陷，西門不開，門外皆爲虜境，樵采路絕，每收穫必陳兵以捍之，多失時，得空穗而已。由是涇州常苦乏食。冬十月甲申，吐蕃寇豐義城，前鋒至大回原，邠寧節度使韓遊瓌擊却之。乙酉復寇長武城，又城故原州而屯之。吐蕃以苦寒不入寇，而糧運不繼。十一月詔渾瑊歸

河中，李元諒歸華州，劉昌分其衆五千歸汴州，自餘防秋兵退屯鳳翔京兆諸縣以就食。

四年春二月，劉昌復築連雲堡。夏五月，吐蕃三萬餘騎寇涇邠寧慶鄜等州。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質其妻子，遣其將將之，盛夏入寇，諸州皆城守，無敢與戰者。吐蕃俘掠人畜萬計而去。秋九月庚申，吐蕃尚志董星寇寧州，張獻甫擊却之。吐蕃轉掠鄜坊而去。冬十月，吐蕃發兵十萬寇西川，分兵四萬攻兩林驃旁，三萬攻東

蠻七千寇清溪關五千寇銅山韋臯遣黎州刺史韋
 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 十一
 月吐蕃恥前日之敗復以衆二萬寇清溪關一萬攻
 東蠻韋臯命韋晉鎮要衝城督諸軍以禦之 雋州經
 略使劉朝彩等出關連戰自乙卯至癸亥大破之

五年冬十月韋臯遣其將王有道將兵與東蠻爾林
 蠻及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于雋州臺登谷大破之
 斬首二千級投崖及溺死者不可勝數殺其太兵馬
 使乞藏遮遮乞藏遮遮虜之驍將也既死臯所攻城
 柵無不下數年盡復雋州之境

之勢
 韋臯攻下城
 和盡復雋州

七年秋八月吐蕃攻靈州爲回鶻所敗夜遁九月回
 鶻遣使來獻俘冬十二月甲午又遣使獻所獲吐蕃
 酋長尚結心

八年夏四月壬子吐蕃寇靈州陷水口支渠敗營田
 詔河東振武救之遣神策六軍二千戍定遠懷遠城
 吐蕃乃退 六月吐蕃千餘騎寇涇州掠田軍千餘
 人而去 秋八月韋臯攻吐蕃維州獲其大將論贊
 熱

韋臯獲論贊
 熱

陸贄論備邊
六失

九年。初鹽州既陷。塞外無復保鄣。吐蕃常阻絕靈武。侵擾鄜坊。詔發兵三萬五千人。城鹽州。又詔涇原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命鹽州節度使杜彥光戍之。朔方都虞候楊朝晟戍木波堡。由是靈武銀夏河西獲安。夏五月。陸贄上奏論備邊六失。以爲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關東戍卒不習上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國家資奉若驕子。姑息如情人。屈指計歸。張頤待哺。或利王師之敗。乘擾攘而東潰。或拔棄城鎮。搖遠近之心。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復有犯刑謫徙者。旣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旣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仄。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債軍感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

期者。自以爲智能。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可謂課責虧度矣。虜每入寇。將帥遍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帥無裨。補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可謂財匱於兵衆矣。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疆。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饗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退可齊。疾徐如意。機會靡愆。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彊者也。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中興以來。未遑外討。抗兩蕃者。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自頃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旣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權

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於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舛望之釁。今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怯於應敵，懈於服勞，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苟未忘懷，孰能無愠。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迅如風颺。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旣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摺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旣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

下又以為大權由已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遙制矣。臣愚請宜罷諸道將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以給之。又多開屯田。官為收糴。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與夫條來忽往者。豈可同等而論哉。又宜擇文武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分統緣邊諸節度使。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眾。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懷。疆場寧謐矣。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韋臯遣大將董勳等將兵出西山。破吐蕃之眾。拔堡柵五十餘。

十年韋臯奏破吐蕃於峩和城。

十一年冬十月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又虜施順

二蠻王。

十三年春正月壬寅吐蕃遣使請和親。上以吐蕃數負約不許。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不煩它道。上復使問之曰。曷城鹽州。用兵

楊朝晟止用邠寧兵而方渠合道木波皆城

七萬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曰：城鹽州之衆，虜皆知之。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亦不減七萬。其衆未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留兵戍之，虜雖至無能爲也。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二月朔，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軍吏曰：方渠無井，不可屯軍。判官孟子周曰：方渠承平之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以聚人乎？命浚管井，累得甘泉。

乞立贊卒子
足之煎立

三月三城成。夏四月庚申，楊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兵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吐蕃贊普乞立贊卒子足之煎立。六月，韋臯奏雋州刺史曹高仕破吐蕃於臺登城下。十四年冬十月，夏州節度使韓全義奏破吐蕃於鹽州西北。十五年夏四月，南詔異牟尋遣使與韋臯約共擊吐

蕃皐以兵糧未集請俟它年。冬十二月吐蕃衆五萬分擊南詔及鶴州異牟尋與韋皐各發兵禦之吐蕃無功而還。

馬定德來奔

十六年夏五月靈州破吐蕃於烏蘭橋吐蕃數爲韋皐所敗是歲其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籠官馬定德帥其部落來降定德有智略吐蕃諸將行兵皆稟其謀策常乘驛計事至是以兵數不利恐獲罪遂來奔。十七年秋七月戊寅吐蕃寇鹽州已丑吐蕃陷麟州殺刺史郭鋒夷其城郭掠居人及党項部落而去。

徐舍人縱僧
延素歸國

鋒耀之子也僧延素爲虜所得虜將有徐舍人者謂延素曰我英公之五代孫也武后時吾高祖建義不成子孫流播異域雖代居祿位與兵然思本之心不忘顧宗族大無由自拔耳今聽汝歸遂縱之上遣使敕韋皐出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紆北邊患皐遣將將兵二萬分出九道攻吐蕃維保松州及樓鷄老翁城。九月韋皐奏大破吐蕃於雅州。韋皐屢破吐蕃轉戰千里凡拔城七軍鎮五焚堡百五十斬首萬餘級捕虜六千降戶三千遂圍維州及昆明城冬十

帝臯兵擒論
莽熱

月庚子加臯檢校司徒兼中書令賜爵南康王南詔
王異牟尋虜獲尤多上遣中使慰撫之

十八年春正月吐蕃遣其大相兼東鄙五道節度使
論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西川兵據險設伏以
待之吐蕃至出千人挑戰虜悉眾追之伏發虜眾大
敗擒論莽熱士卒死者大半維州昆明竟不下引兵
還乙亥臯遣使獻論莽熱上從之

十九年夏四月涇原節度使劉昌奏請徙原州治平
涼從之乙亥吐蕃遣其臣論頰熱入貢六月壬
辰遣右龍武大將軍薛伾使于吐蕃

二十年吐蕃贊普死其弟嗣立

憲宗元和三年春正月臨涇鎮將郝玘以臨涇地險
要水草美吐蕃將入寇必屯其地言於涇原節度使
段祐奏而城之自是涇原獲安冬十二月庚戌置
行原州於臨涇以鎮將郝玘為刺史

四年初平涼之盟副元帥判官路泌會盟判官鄭
叔矩皆沒於吐蕃其後吐蕃請和泌子隨之詣闕號
泣上表乞從其請德宗以吐蕃多詐不許至是吐蕃

復請和。隨又五上表請執政泣請。裴垪李藩亦言於上。請許其和。上從之。五月命祠部郎中徐復使吐蕃。秋九月丙辰振武奏吐蕃五萬餘騎至拂梯泉。辛未豐州奏吐蕃萬騎至大石谷。掠回鶻入貢還國者。五年夏五月庚申吐蕃遣其臣論思邪熱入見。且歸路泌鄭叔矩之柩。

七年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言。京西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

李絳請專節度使之權

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在之地。士馬及衣糧器械。皆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壹。如臂之使指。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爲宦者所沮而止。

八年 初吐蕃欲作烏蘭橋。先貯材於河側。朔方常

吐蕃厚賂王
必始成烏蘭
橋

潛遣人投之於河終不能成虜知朔方靈鹽節度使
王必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
是朔方禦寇不暇

十年冬十一月己丑吐蕃款隴州塞請互市許之

十一年春二月西川奏吐蕃贊普卒新贊普可黎可

足立

足之煎卒可
黎可足立

十三年冬十一月辛巳朔鹽州奏吐蕃寇河曲夏州

靈武奏破吐蕃長樂州克外城甲午鹽州奏吐

蕃引去

十四年春正月吐蕃遣使者論短立藏等來修好未
返入寇河曲上曰其國失信其使何罪庚寅遣歸國

秋八月癸酉吐蕃寇慶州營於方渠冬十月吐

蕃節度論三摩等將十五萬衆圍鹽州党項亦發兵

助之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

克靈武牙將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

三千齎三十日糧深入吐蕃以解鹽州之圍叔良以

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爲

俱沒矣無何奉敬自它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

吐蕃厚賂王
必始成烏蘭
橋

奉敬奮擊大破不可勝計。奉敬與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玘，皆以勇著名於邊。吐蕃憚之。十五年春二月，吐蕃寇靈武。三月，吐蕃寇鹽州。冬十月，党項引吐蕃寇涇州，連營五十里。癸未，涇州奏吐蕃進營，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右軍中尉梁守謙爲左右神策京西北行營都監，將兵四千人，并發八鎮全軍救之。賜將士裝錢二萬緡，以鄴王府長史邵同爲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充答吐蕃請和好使。初，秘書少監田洎入吐蕃爲弔祭使，吐蕃請與唐盟於長武城下，洎恐吐蕃留之不得還，唯阿而已。旣而吐蕃爲党項所引入寇，因以爲辭曰：田洎許我將兵赴盟，於是貶洎，郴州司戶、渭州刺史郝玘數出兵襲吐蕃營，所殺甚衆。李光顏發邠寧兵救涇州，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慍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鬪者，彼何人邪？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邪？洶洶不可止。光顏親爲開陳大義以諭之，言與涕俱。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丙戌，罷神策行營。西川奏吐蕃寇雅州，辛卯，鹽州奏吐

蕃營於烏白池尋亦皆退。十二月己巳朔鹽州奏吐蕃千餘人圍烏白池。庚辰西川奏南詔二萬人入界請討吐蕃。

穆宗長慶元年夏六月辛未吐蕃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却之。秋九月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訥羅來求盟。庚戌以大理卿劉元鼎為吐蕃會盟使。冬十月癸酉命宰相及大臣凡十七人與吐蕃論訥羅盟于城西。遣劉元鼎與訥羅入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靈武節度使李進誠奏敗吐蕃三千騎於

大石山下。

二年夏六月吐蕃寇靈武。壬子吐蕃寇鹽州。八月劉元鼎還。

悉怛謀請降李德裕奏其狀牛僧孺力阻執而歸之吐蕃盡誅于境上

文宗太和五年秋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眾犇成都。李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庚申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洗父耻。是韋臯沒身恨不能致者也。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

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爲，况天子乎？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武宗會昌三年，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

德裕請褒贈
悉怛謀

兵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盱食累朝。貞元中，韋臯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城堅卒不可克。臣初到西屬，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鷄等城，旣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九十一 唐紀八十一
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頤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面許奏聞。各州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二木。輿於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爲蕃帥譏誚。云旣已降。彼何須送來。復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已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

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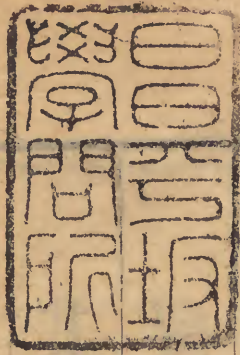
臣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爲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爲向化。

在吐蕃不免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况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張溥曰。吐蕃贊普棄宗弄讚。死于唐高宗永徽元年。嫡子早夭。其孫立爲贊普。凡二十八年。至調露元年。死。子器弩悉弄立。生八歲。至武后長安三年。卒于軍。子棄隸贊立。生七歲。玄宗天寶十二載。乞黎蘇籠臚贊死。子孛悉籠臚贊立。至德宗卽位時。乞立贊爲贊普。貞元十三年。死。子足之煎立。貞元二十年。死。其弟嗣立。至憲宗元和十二年。死。可黎可足立。幾三十年。病不事。委任臣下。不能抗中國。邊候晏然。死。弟達磨嗣。嗜酒好獵。喜內。凶愎少恩。政益亂。自是國中地震。裂水泉湧。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飢。

通鑑綱目 卷一百九十一
疫死鄴廓間夜聞鞀鼓聲武宗會昌二年死無
子以妃絀兒尚延力子乞離胡爲贊普始三歲
妃共治國大相不服於是論恐熱尚婢婢相攻
而國亡夫吐蕃之盛也國君長世務競雄譎卽
七八歲兒咸能率謀夫魁帥剽陵中土其衰也
主暗代促異姓攘袂望如河隴高年解辯易服
猶病未能存亡之際可謂非天乎然高宗武后
時吐蕃滅吐谷渾方國萬里數敗王師政盡出
於欽陵兄弟代德以來盜河湟薄玉畿皆尚結
贊等爲之戎方號令稟受酋長國之強弱不視
其君反視大臣所從來矣開元初吐蕃請尋盟
解琬泣之未及盟虜將兵十萬寇臨洮攻蘭渭
掠監馬背惠食言其故習也德宗不察信張延
賞而違李晟平涼之會渾瑊幾不免自古懷諫
之主未有不愚者也韋臯招諭雲南吐蕃勢衰
李德裕出鎮成都維州內屬其功畧等牛僧儒
害之詔還悉怛謀戮於境上棄中朝之舊墟絕
遠人之忠欵罪在百世且吐蕃當日論贊無人

兵馬微弱。僧儒敢面謾天子。盛陳氣勢。恫喝必
從。懷盧杞之不忠。託荀吳之小信。春秋惡佞人。
其是謂乎。



盧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九十一終

